

— 外著名华人女作家
H* IWAIZHUMINGHUARENNÜZUOJIA



● 新潮流
● 新视野
● 新思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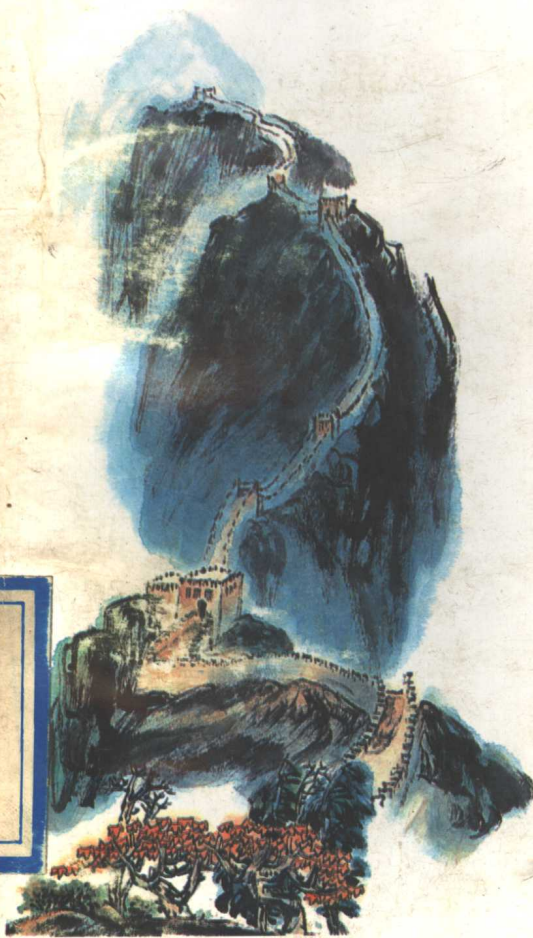
新潮散文

中国真的不远

戴小华 主编
徐 诚

简 宛 著

青岛出版社



中国真的不远

新潮散文



戴小华 主编
徐 诚

简 宛 著

青岛出版社

鲁新登字08号

责任编辑 王兰英 年维佳

装帧设计 关守信

海外著名华人女作家新潮散文系列

中国真的不远

简 宛 著

*

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

(青岛市徐州路77号)

邮政编码:266071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胶州市装潢印刷厂印刷

*

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

32开(850×1168毫米) 5.875印张 147千字

印数 1—3000

ISBN 7-5436-1587-8/I·230

定价:8.20元



作者 近 照

心中的鼓声

——自序

三年前，在天津为我的作品所开的研讨会中，曾经有人问我：你写作是先想自己还是别人？我当时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先想到自己。是我心里的鼓声，使我要提起笔，把鼓声释放出来。”所以写作是我的真情真爱，我手写我心正是如此。

在一个以英文为母语的国度中，就是这鼓声，使我手中这支笔，握了二十多年而不曾厌倦。想家念国时，我写；欢乐或悲哀时，我也写。而多半的时候，在中西文化冲击时，我更不得不写。写，不为什么，只因为我希望我的鼓声可以有共鸣，有回响。我是一个喜欢分享的人。在异乡他国，这也是另一种乡愁吧。

收集在这集子里的就是我刚到美国时的作品，从《叶归何处》、《地上的云》、《书中日月长》、《且慢相思》、《欲语还休》等书中选出，都是我心中的感怀。多年来，习惯了用散文，所以连其中几篇故事也是用散文的方式写出，这是要请方家特别指正的。

回看来时路，在美国已过了廿多年，当年学步、学语的孩子，如今已长大成人。岁月流转中，多么感谢手中这支笔，为我留下

了生命的痕迹,让我心中的火苗不曾熄灭。更要感谢戴小华女士的推介,使我有机会与国内更多的朋友相识。希望经由文字,而有更多的共鸣,透过文学,让我们欣赏到人性中美丽的光辉。

简 宛

1996 年秋 于美国北卡州

目 录

飞渡重洋	(1)
看啊！大西洋	(11)
初 雪	(13)
雪中康大	(16)
再见！唐	(19)
母亲的来信	(22)
学车记	(25)
壮行千里路	(30)
灯下课子	(36)
健美操与游泳	(39)
落 叶	(42)
春天的声音	(44)
从东方到西方	(46)
走过时间的沙滩	(48)
母亲在美国的日子	(57)
白手成家	(62)
和谐的代价	(68)

中国真的不远	(73)
谁来晚餐	(77)
英式喜讯	(81)
海滨之旅	(87)
祝 福	(92)
吾家有子初长成	(97)
又见父亲	(101)
只是为了回家	(105)
接近贫穷	(111)
一笑值千金	(116)
凤姑姑	(121)
日安香港	(126)
我爱台北	(130)
妈妈上学去	(135)
污 染	(139)
倒立的三角形	(142)
神仙·老虎·白兰地	(145)
父亲的心	(152)
喜	(156)
我读《寂寞的美国人》有感	(166)
坐卧书城终不悔	(174)

飞渡重洋

一、挥别亲友

不知是几年前开始到机场送行的，反正几乎每个夏天都在忙着送人。每送走一批老友，心中就加深一份惆怅。后来实在怕那种泪眼相对、欲语还休的场面，干脆不去送了，却没想到自己出国时，竟劳动了那么多亲友送行，平添了更多的离情别绪。

由于是包机，送行的人更多。整座机场大楼，人声沸腾，肩踵相挤，放眼处尽是父母殷殷叮咛，情侣依依话别。我不忍再看、再想，只是痴痴地站着，任父亲照顾着我的行李，母亲轻哄着全儿，妹妹忙着为我填表格。一向所拥有的是如许深厚、纯朴的感情，不敢相信就要离开了，远离了父母、弟妹及多年的老友，飞越大半个地球，去安顿自己小小的家。一切都是新的，何时才能重温那种相聚时的欢乐呢？为何这一代的青年，要背负着如许的痛苦？为了那渺茫的理想，为了那一丝希望，离乡背井，让那么多乡

愁啃蚀着心。

飞机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四十分钟，我竟希望它一直拖下去，明天再飞，或者后天再飞……临别时才感到那么多的话未叙，那么多的情待言！而扩音机已在催人进验关室了。我咬着牙，忍住泪，抱着全儿，冲入进口，就任由泪水夺眶而出。负荷着如许的依依，竟感到停机坪遥不可及。九月的阳光刺痛了我的眼睛，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，手牵全儿，茫茫地向看台上挥手道别。母亲的泪眼，弟妹们的喊声，老友的呢喃，使我一次再次地回首。此去千山之外，相聚将在何年？

从机舱门口进来一张张泪流满面的脸，红肿的眼泡，紧蹙的双眉。振翅而飞的鸟，骤然飞离温暖的鸟巢，飞向那茫茫的彼方，去觅食、奋斗，再洒脱也甩不开那油然而生的不舍和依依。我被这重重的离愁压着，连邻座也懒得理会，只沉溺在离情别绪里。

飞机缓缓移动，从小小的窗口，我看到了看台上不忍离去的父母。我知道他们看不见我，但每一位父母都仰首企望，要确知他们的儿女平安离去，也期待他们早日归来。我贴着窗口，喃喃地道别，直到飞机加速马达，冲入晴空扬长而去。

空中小姐随即送来了冷饮、点心，却一点也引不起我的食欲。俯瞰着如带的溪流、翠绿的田野，脚下是一片我生长了二十多年的乡土，希望我再回来时，能不愧对故土，贡献自己的所学。

有一片片的云彩飞过窗前，轻叩着窗扇。我真想伸出手去摘一朵白云——故乡的云，揣入口袋，陪我飞越重洋，共度异国的时光。

全儿在我怀里睡着了。早晨从五点醒来，我就未曾合眼，何况已有几夜未曾睡好。疲倦后的困倦一起拥上来。同机的朋友，大都在闭目养神，有些还发出低低的鼾声。让我也拥着亲友的祝福，拥着青空白云，好好地睡它一觉吧！

二、抵达日本

空中小姐的声音惊醒了我的故乡梦，原来飞机已抵东京上空，不久将降落了。揉揉惺忪的睡眼，鸟瞰日本榻榻米般的田陌，小小的房子，相当整齐美观。飞机越飞越低，而后降落羽田机场。

日本人的动作真是慢，这跟他们的多礼有关，左一声谢，右一个谢，时间耗去了不少。光领座券，就排了半天队。同机一百多人，这样如何能在一小时内再起飞？我们只过境，因此只好在机场走来走去。橱窗琳琅满目，摆满化妆品、洋伞及相机、收音机等。每个柜台都挤满了人，尤其是买相机与晶体管收音机的，听说买了去美国再转卖，可以赚不少钱，因此抢购踊跃。我懒得去费这个脑筋，而且儿子只对玩具有兴趣，根本就钉在那儿不走。看看价目，算算台币，我只好对儿子抱歉，合台币两、三百元的玩具，实在太贵了些，现在是去做穷学生，能省则省吧！

再起飞时已经下午四点半了，比预定又晚了一小时。坐的是包机，没人敢哼半句，省钱嘛！

飞机比原先的大了些，但位子却挤多了。从台湾起飞时，坐的是头等舱，而今一律变成普通坐位，每排三个坐位，挤得满满的，我又多了个不到两岁的胖儿子，挤在一起更是动弹不得。

儿子睡足了，精神也来了，再也不肯老实地坐在位子上，只顾拉着我走来走去，好在我平衡力还不错，飞机也很平稳，但这一趟到夏威夷要飞七八小时，如何吃得消？幸好有外子的学生一路照顾，不然一定不堪想像。

旁边的两个坐位是一男一女，他们是在日本换飞机时才认

识的，但已谈得如多年老友，浑然无视我这个第三者。全儿又顽皮，一下拉拉人家，一下又爬到椅子上叫，弄得我窘迫不堪，只好带着他在狭小的甬道走来走去。空中小姐也轮流过来陪他玩，她们的耐心实在叫我感动。

吃过不中不西的日本晚餐，天已全黑下来了，只见脚下一片黝黑，大概正在太平洋上空吧！日航的服务是有名的，送茶送水，不厌其烦，同机的朋友们自嘲为“饱食终日”，到了美国可以三天不吃饭了。饭后大家攀谈着，以解旅途的劳累，只有我旁边的那对，卿卿我我，男的大谈他的理想抱负，女的又显耀她做西餐的本事，有时又吃吃地低笑。以前我一直不信有“船上的爱情”，现在我不得不承认了，也许飞机比船快些，一切更得讲究效率。

更糟的是我们的位子正好在厕所旁边，厕所进出的人特别多，同机一百六十多人，几乎要排队才能进去，人来人往不绝于道。儿子看得兴奋了，一点睡意也没有，原本睡眠时间已到，他一向八时上床至第二天八时起床，而今排队上厕所的人，你摸他一下，她逗他一下，直闹到十点多了，还瞪着大眼。机上已分好每人一床被子，关起灯火，一片寂静，除了上厕所之外，没人走动。而儿子却拉着我“走、走”，要出去玩。我轻哄着他怕吵了别人睡眠，旁边的男士突然凶凶地对他说：“小弟你再不睡觉要把你扔出去了。”惹得全儿大哭，我这才发现他正和旁边的女士头靠着头，盖着被子睡了。我一声声抱歉，却忍住了一腔委屈。

三、晨中的夏威夷

抵达夏威夷时，天已朦胧亮了，时间又退回九月二日的清

晨，晨昏颠倒，连胃口也缺缺了。

由于夏威夷是美国的入口，我们开始验行李及文件。首先到了移民局，一张张肥胖的脸，一副官僚相，但办事效率却很高，只翻了一下我的证件，就在护照上盖了章，然后走入行李室，一大间有十个行李台，随着行李车把行李送上检查台，检查人员看我手牵幼子，想必也没什么违禁品，因此连看也没看，就通过了。反观学生们，每个人的行李被翻得乱七八糟，连口袋里的维他命也抽出来查半天，每个人都哭丧着脸，一副无奈的样子。

走出检查室，沿着地上的黄线走，才窥到了夏威夷机场的特殊：像一座公园，有山有水，更令人高兴的是看到了国父的铜像。远处浪涛的声音，如音乐般诱人。可惜我们只停留一小时，更可惜是在浓浓的清晨，一切仍在沉睡中，没有花环，也没有甜美的夏威夷女郎，只见到一位土生的中国女郎，开着火车似的电车，送我们穿过停机坪。可惜她一句国语也不会说，真是遗憾。

家是越来越远了。昨天此刻犹在家里与父母弟妹围在一起，又说又笑，总想化淡那压眉的离愁，而老友们一个个打来电话：“想多听听你的声音！”她们总挚情地说，而我也忍着泪水，高声地叫：“那么我就多叫两声，听清楚了！”啊，怎能忘，怎能忘！那些又老又醇的感情。

飞机又起飞了，儿子总算精力用尽，伏在我肩上睡着了。静静的清晨，薄薄的雾，望着浩瀚的太平洋，我的思潮跟着澎湃起伏。这一批同机的伙伴，将在下一站分手，分散在美国的每一个城市，去追寻自己的理想、美梦，可有人立定决心学成归国？可有人出国深造是为了回国服务？没有肯定的答复，有的只是：

“还没考虑。”

“过几年再问我吧！”

或者是：

“那得看看有没英雄用武之地了。”

怎么对自己的故土没有一份血浓于水的感情？

四、旧金山

完全和想像中一样，古老的城市，整齐的道路，一幢幢精巧的房屋，金门大桥像彩虹般跨越在金山湾的两头。飞机飞得极低，像有意让我们饱览金山全貌。

然而我早已无心再欣赏下去。我预订的美国航空公司从旧金山飞纽约的班机是一点三十分起飞，而看看手表，已经一点十五分了。跟空中服务员商量，他们说无论如何来不及了，劝我改乘下午三点的飞机飞往芝加哥再转纽约，他们负责安排一切。他们的热心，当然令我感谢，但我之选这班一点半的班机，是因为直飞，中途不必有转换的麻烦，而今只好如此了，不知到了芝加哥会又要等多久才转得成飞往纽约的班机？带着孩子，顾虑也多了。

心想已经晚了，就慢慢地牵着儿子走入机场。同机一百多人，霎时各奔西东了，各人忙着跑柜台、打电话，待我悠闲地踱到美航的柜台一问，才知一点半的飞机，延至两点才起飞。天！还有十五分钟，我的行李还没起出，赶紧抱起儿子，找行李室。旧金山机场之大，令人东西南北分辨不出，问了人，一指一弯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，原来在地下还有一大堆办公室及房间，幸好有许君帮忙，找到了行李室，只见一大转盘，周围围了一群人，行李就从转盘上转出，看到自己的，提走就是了，不用收据，也不用验关，只见我的小箱子转出了，又不见另一箱出现，急得满头大汗，好

不容易出来了，又找不到劳力，远远看到一位黑人，只好跑去求他，谁知他只把行李送到柜台，离飞机还有一大段呢！但看看手表已两点了。

“来不及了。”

服务员淡淡地说，黑人也走了。

“不行，我一定要试一试，飞机也许正在等我。”

“我们飞机是不特别等某一个人的。”

又是一桶冷水。

我灵机一动，抽出一张一元美金，往那头走来的黑人一塞。

“请送我的行李到九号大门。”

他赶忙收起钱，扬起飞毛腿，直奔过去，我只好屏气抱起三十磅重的儿子，紧跟过去，并且一路祷告千万让我赶上。

还好，飞机正要起飞，检查人员撕了我的机票，就匆匆送我上机，我却气喘得连“谢谢”也说不出。经过了长途飞行，又一场奔波，只觉全身乏力，像要虚脱一般。再环视全机的金发碧眼，才意识到已到了美国，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家，必须绕起舌头说番语，再不像在日航班机上和同机的朋友用国语交谈，像在自己国境一般。而今顿感孤独，找到了位子，坐了下来，望着窗外异国的蓝天和脚下美国的国土，才体会到做客他乡的孤寂。哦！我已经开始想家了。

“你好像很累，要我帮忙吗？”

旁边的太太，友善地问我，我谢了她，并告诉她我的长途飞行。

“哦！你从台湾来的？”她惊奇地问。

“你去过台湾？”

“不，可能去。我先生是皮鞋商，正收集那边的皮鞋资料。”

我突然忘了疲倦，滔滔地描绘台湾皮鞋多好、多便宜，特别

还告诉他们，生生皮鞋有多少分店，设厂多少年，好像是我家开的一样，热心极了。

“真希望你们能去台湾看一看，那真是好地方。”我最后又说。

他们也很高兴，还看了我及小全的皮鞋。

“我想我们会去的。”他们满意地说。

五、在美国上空

飞过科罗拉多上空，往下看是一片无垠光秃的平原，没有树，也没有绿色草地，全是沙漠景观。邻座的太太热心地介绍着，然而，儿子却没耐心欣赏，拉着我“走、走”，只好再次陪他在甬道上散步。好在美国人都对小孩子极友善，每个人都逗逗他、摸摸他，谁知他一向没看过这么多高鼻碧眼、手上又多毛的老美，竟吓得哭出来了。从此再不肯回座位，我只好站在门口陪他玩。

“你从台湾来的？”

一口标准的国语，好亲切、好熟悉的乡音。

“是呀！你怎么知道？”我高兴地叫起来。

“我一看就看出来，也许因为我也是从台湾来的缘故吧！”她说着，闪动着两只大眼睛，好秀气的一张脸。我问：“你是和我同包机吗？”

“不，我已经来了六年了，刚拿到学位，要到纽约去做事！”

“哦！恭喜你，不容易呢！”

“可不是，不知吃了多少苦头，”她掠了一下长发，“你呢？来读书？”

“不，我先生在康大读书，我们去投靠他。”

“哈！”她笑起来了，“你才值得羡慕，孩子都这么大了。”她摸摸全儿。奇怪，见了中国人，小家伙也乖了。我们就聊起来了。

“六年，有没有回去过？”

“没有哩，一事无成，如何见江东父母？”她耸一耸肩，一副无奈。

“现在拿了博士，可以衣锦还乡了。”我真糟糕，老劝人家回去看看。真的，台湾近年来的进步是值得夸耀的。

“学位并不代表一切呀！”她颓丧地说，“我并不以此为荣，反而有点后悔，花那么多时间在书本上，实在不值得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我惊奇地看着她。

“我是骑虎难下，不读书做什么？又没有顺眼的男友，又没有合适的工作，回台湾总觉不够体面，唉！不该对你谈这些，你才来，应该谈谈美国的生活，久了，你就能体会我的心境了。”

我点点头。我知道留学生的苦闷，尤其是女孩子，丢不开传统的矜持、含蓄，又看不惯美国女孩的轻佻、媚眼，男孩子又没那份耐心侍候，于是……

“看到你实在太高兴了，话也多了，希望你别介意。”她抱歉地说。

“当然不会，我要感谢你才是，给了我许多宝贵的知识。”

晚饭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彼此留下地址，就走向坐位。

六、久别重逢

在飞机上已消磨了五小时，从旧金山起飞时是下午两点二